

第二册

紅樓夢



【清】曹雪芹 高鹗 著



九州出版社



紅

樓

夢



第二冊

【清】曹雪芹 高鶚 著

九州出版社



目錄

第二冊

第二十回	王熙鳳正言彈妬意 林黛玉俏語謔嬌音	六六
第二十一回	賢襲人嬌嗔箴寶玉 俏平兒軟語救賈璉	六九
第二十二回	聽曲文寶玉悟禪機 制燈謎賈政悲識語	七二
第二十三回	西廂記妙詞通戲語 牡丹亭艷曲警芳心	七六
第二十四回	醉金剛輕財尚義俠 癡女兒遺帕惹相思	七九
第二十五回	魔魔法姊弟逢五鬼 通靈玉蒙蔽遇雙真	八三
第二十六回	蘧腰橋設言傳心事 瀟湘館春困發幽情	八七
第二十七回	滴翠亭楊妃戲彩蝶 埋香冢飛燕泣殘紅	九一
第二十八回	蔣玉菡情贈茜香羅 薛寶釵羞籠紅麝串	九四
第二十九回	享福人福深還禱福 癡情女情重愈斟情	九九
第三十回	寶釵借扇機帶雙敲 齡官劃畫癡及局外	一〇三
第三十一回	撕扇子作千金一笑 因麒麟伏白首雙星	一〇六
第三十二回	訴肺腑心迷活寶玉 含恥辱情烈死金釧	一一〇
第三十三回	手足耽耽小動唇舌 不肖種種大承笞撻	一一三
第三十四回	情中情因情感妹妹 錯裏錯以錯勸哥哥	一一六
第三十五回	白玉釧親嘗蓮葉羹 黃金鶯巧結梅花絡	一二〇
第三十六回	綉鴛鴦夢兆絳雲軒 識分定情悟梨香院	一二四
第三十七回	秋爽齋偶結海棠社 蘅蕪院夜擬菊花題	一二七

第三十八回	林瀟湘魁奪菊花詩	薛蘅蕪諷和螃蟹詠	一三二
第三十九回	村姥姥是信口開河	情哥哥偏尋根究底	一三五

第二十回 王熙鳳正言彈妬意 林黛玉俏語譴嬌音

話說寶玉在林黛玉房中說『耗子精』，寶釵撞來，諷刺寶玉元宵不知『綠蠟』之典，三人正在房中互相譏刺取笑。那寶玉正恐黛玉飯後貪眠，一時存了食，或夜間走了困，皆非保養身體之法；幸而寶釵走來，大家談笑，那林黛玉方不欲睡，自己纔放了心。忽聽他房中嚷起來，大家側耳聽了一聽，林黛玉先笑道：『這是你媽媽和襲人叫嚷呢。那襲人也罷了，你媽媽再要認真排揎他，可見老背晦了。』寶玉忙要趕過來，寶釵忙一把拉住道：『你別和你媽媽吵，纔是他老糊塗了，倒要讓他一步爲是。』寶玉道：『我知道了。』說畢走來，只見李嬾嬾拄着拐棍，在當地罵襲人：『忘了本的小娼婦！我擡舉起你來，這會子我來了，你大模大樣的躺在炕上，見我來也不理一理。一心只想妝狐媚子哄寶玉，哄的寶玉不理我，聽你們的話。你不過是幾兩臭銀子買來的毛丫頭，這屋裏你就作耗，如何使得！好不好拉出去配一個小子，看你還妖精似的哄寶玉不哄！』襲人先只道李嬾嬾不過爲他躺着生氣，少不得分辯說『病了，纔出汗，蒙着頭，原沒看見你老人家』等語。後來只管聽他說『哄寶玉』、『妝狐媚』，又說『配小子』等，由不得又愧又委曲，禁不住哭起來。

寶玉雖聽了這些話，也不好怎樣，少不得替襲人分辯病了吃藥等話，又說：『你不信，只問別的丫頭們。』李嬾嬾聽了這話，益發氣起來了，說道：『你只護着那起狐狸，那裏認得我了，叫我問誰去？誰不幫着你呢，誰不是襲人拿下馬來的！我都知道那些事。我只和你在老太太、太太跟前去講了。把你奶了這麼大，到如今吃不着奶了，把我丟在一旁，逞着丫頭們要我的強。』一面說，一面也哭起來。彼時黛玉寶釵等也走過來勸說：『媽媽，你老人家擔待他們一點子就完了。』李嬾嬾見他二人來了，便拉住訴委曲，將當日吃茶，茜雪出去，與昨日酥酪等事，嘮嘮叨叨說個不了。

可巧鳳姐正在上房算完輪贏賬，聽得後面聲嚷，便知是李嬾嬾老病發了，排揎寶玉的人。正值他今兒輸了錢，遷怒於人。便連忙趕過來，拉了李嬾嬾，笑道：『好媽媽，別生氣。大節下，老太太纔喜歡了一日，你是個老人家，別人高聲，你還要管他們呢；難道你反不知道規矩，在這裏嚷起來，叫老太太生氣不成？你只說誰不好，我替你打他。我家裏燒的滾熱的野雞，快來跟我吃酒去。』一面說，一面拉着走，又叫：『豐兒，替你李奶奶拿着拐棍子，擦眼淚的手帕子。』

那李嬾嬾脚不落地跟了鳳姐走了，一面還說：『我也不不要這老命了，索性今兒沒了規矩，鬧一場子，討個沒臉，強如受那娼婦蹺子的氣！』後面寶釵黛玉隨着，見鳳姐兒這般，都拍手笑道：『虧這一陣風來，把個老婆子撮了去了。』寶玉點頭嘆道：『這又

不知是那裏的賬，只揀輓的排揎。昨兒又不知是那個姑娘得罪了，上在他賬上。」一句未了，晴雯在旁笑道：「誰又不瘋了，得罪他作什麼。便得罪了他，就有本事承任，不犯帶累別人！」襲人一面哭，一面拉寶玉道：「爲我得罪了一個老奶奶，你這會子又爲我得罪這些人，這還不教我受的，還只是拉別人。」寶玉見他這般病勢，又添了這些煩惱，連忙忍氣吞聲，安慰他仍舊睡下出汗。又見他湯燒火熱，自己守着他，歪在旁邊，勸他只養着病，別想着些沒要緊的事生氣。襲人冷笑道：「要爲這些事生氣，這屋裏一刻還站不得了。但只是天長日久，只管這樣，可叫人怎麼樣纔好呢。時常我勸你，別爲我們得罪人，你只顧一時爲我們那樣，他們都記在心裏，遇着坎兒，說的好說不好聽，大家什麼意思。」一面說，一面禁不住流淚，又怕寶玉煩惱，只得又勉強忍着。一時難使的老婆子煎了二和藥來。寶玉見他纔有汗意，不肯叫他起來，自己便端着就枕與他吃了，即命小丫頭子們鋪炕。襲人道：「你吃飯不吃飯，到底老太太、太太跟前坐一會子，和姑娘們頑一會子再回來。我就靜靜的躺一躺也好。」寶玉聽說，只得替他去了簪環，看他躺下，自往上房來。

同賈母吃畢飯，賈母猶欲同那幾個老管家嫫嫫鬪牌解悶，寶玉記着襲人，便回至房中，見襲人朦朧睡去。自己要睡，天氣尚早。彼時晴雯、綺霞、秋紋、碧痕都尋熱鬧，找鴛鴦、琥珀等耍戲去了，獨見麝月一個人在外間房裏燈下抹骨牌。寶玉笑問道：「你怎不同他們頑去？」麝月道：「沒有錢。」寶玉道：「牀底下堆着那麼些，還不教你輸的？」麝月道：「都頑去了，這屋裏交給誰呢？那一個又病了。滿屋裏上頭是燈，地下是火。那些老媽媽子們，老天拔地，服侍一天，也該叫他們歇歇；小丫頭子們也是服侍了一天，這會子還不叫他們頑頑去。所以讓他們都去罷，我在這裏看着。」寶玉聽了這話，公然又是一個襲人。因笑道：「我在這裏坐着，你放心去罷。」麝月道：「你既在這裏，越發不用去了，咱們兩個說話頑笑豈不好？」寶玉笑道：「咱兩個作什麼呢？怪沒意思的。也罷了，早上你說頭癢，這會子沒什麼事，我替你篦頭罷。」麝月聽了便道：「就是這樣。」說着，將文具鏡匣搬來，卸去釵釧，打開頭髮，寶玉拿了篦子替他一一的梳篦。

只篦了三五下，只見晴雯忙忙走進來取錢。一見了他兩個，便冷笑道：「哦，交盞盞還沒吃，倒上頭了！」寶玉笑道：「你來，我也替你篦一篦。」晴雯道：「我沒那麼大福。」說着，拿了錢，便摔簾子出去了。

寶玉在麝月身後，麝月對鏡，二人在鏡內相視。寶玉便向鏡內笑道：「滿屋裏就只是他磨牙。」麝月聽說，忙向鏡中擺手，寶玉會意。忽聽一聲簾子響，晴雯又跑進來問道：「我怎麼磨牙了？咱們倒得說說。」麝月笑道：「你去你的罷，又來問人了。」晴雯笑道：「你又護着。你們那瞞神弄鬼的，我都知道。等我撈回本兒來再說話。」說着，一徑出去了。這裏寶玉通了頭，命麝月悄悄的服侍他睡下，不肯驚動襲人。一宿無話。

至次日清晨起來，襲人已是夜間發了汗，覺得輕省了些，只吃些米湯靜養。寶玉放了心，因飯後走到薛姨媽這邊來閑逛。彼時正月內，學房中放年學，閨閣中忌針，卻都是閑時。賈環也過來頑，正遇見寶釵、香菱、鶯兒三個趕圍碁作耍，賈環見了也要頑。寶釵素習看他亦如寶玉，並沒他意。今兒聽他要頑，讓他上來坐了一處。一磊十個錢，頭一回自己贏了，心中十分歡喜。後來接連輸了幾盤，便有些着急。趕着這盤正該自己擲骰子，若擲個七點便贏，若擲個六點，下該鶯兒擲三點就贏了。因拿起骰子來，狠命一擲，一個作定了五，那一個亂轉。鶯兒拍着手只叫「么」，賈環便瞪着眼，「六——七——八」混叫。那骰子偏生轉出么來。賈環急了，伸手便抓起骰子來，然後就拿錢，說是個六點。鶯兒便說：「分明是個么！」寶釵見賈環急了，便阻鶯兒說道：「越大越沒規矩，難道爺們還賴你？還不放下錢來呢！」鶯兒滿心委屈，見寶釵說，不敢則聲，只得放下錢來，口內嘟囔說：「一個作爺的，還賴我們這幾個錢，連我也不放在眼裏。前兒我和寶二爺頑，他輸了那些，也沒着急。下剩的錢，還是幾個小丫頭子們一搶，他一笑就罷了。」寶釵不等說完，連忙斷喝。賈環道：「我拿什麼比寶玉呢。你們怕他，都和他好，都欺負我不是太太養的。」說着，便哭了。寶釵忙勸他：「好兄弟，快別說這話，人家笑話你。」又罵鶯兒。

正值寶玉走來，見了這般景況，問：「是怎麼了？」賈環不敢則聲。寶釵素知他家規矩，凡作兄弟的，都怕哥哥。卻不知那寶玉是不要人怕他的。他想着：「弟兄們一並都有父母教訓，何必我多事，反生疎了。況且我是正出，他是庶出，饒這樣還有人背後談論，還禁得轄治他了。」更有個呆意思存在心裏。——你道是何呆意？因他自幼姊妹叢中長大，親姊妹有元春、探春、伯叔的有迎春、惜春，親戚中又有史湘雲、林黛玉、薛寶釵等諸人。他便料定，原來天生人爲萬物之靈，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鍾於女兒，須眉男子不過是些渣滓濁沫而已。因有這個呆念在心，把一切男子都看成混沌濁物，可有可無。只是父親叔伯兄弟中，因聖人遺訓，不可忤慢，只得要聽他這句話。所以，弟兄之間不過盡其大概的情理就罷了，並不想自己是丈夫，須要爲子弟之表率。是以賈環等都不怕他，卻怕賈母，饒讓他三分。如今寶釵恐怕寶玉教訓他，倒沒意思，便連忙替賈環掩飾。寶玉道：「大正月裏哭什麼？這裏不好，你別處頑去。你天天念書，倒念糊塗了。比如這件東西不好，橫豎那一件好，就棄了這件取那個。難道你守着這個東西哭一會子就好了不成？你原是來取樂頑的，既不能取樂，就往別處去再尋樂頑去。哭一會子，難道算取樂頑了不成？倒招自己煩惱，不如快去爲是。」賈環聽了，只得回來。

趙姨娘見他這般，因問：「又是那裏墊了踹窩來了？」一問不答，再問時，賈環便說：「同寶姐姐頑的，鶯兒欺負我，賴我的錢，寶玉哥哥攆我來了。」趙姨娘啐道：「誰叫你上高臺盤去了？下流沒臉的東西！那裏頑不得？誰叫你跑了去討沒意思！」正說着，可巧鳳姐在窗外過，都聽在耳內。便隔窗說道：「大正月又怎麼了？環兄弟小孩子家，一半點兒錯了，你只教導

他，說這些淡話作什麼！憑他怎麼去，還有太太老爺管他呢，就大口啐他！他現是主子，不好了，橫豎有教導他的人，與你什麼相干！環兄弟，出來，跟我頑去。」賈環素日怕鳳姐比怕王夫人更甚，聽見叫他，忙唯唯的出來。趙姨娘也不敢則聲。鳳姐向賈環道：「你也是個沒氣性的！時常說給你：要頑，要喝，要頑，要笑，只愛同那一個姐姐妹妹哥哥嫂子頑，就同那個頑。你不聽我的話，反叫這些人教的歪心邪意，狐媚子霸道的。自己不尊重，要往下流走，安着壞心，還只管怨人家偏心。輸了幾個錢？就這麼個樣兒！」賈環見問，只得諾諾的回說：「輸了一二百。」鳳姐道：「虧你還是爺，輸了一二百錢就這樣！」回頭叫豐兒：「去取一弔錢來，姑娘們都在後頭頑呢，把他送了頑去。」——你明兒再這麼下流狐媚子，我先打了你，打發人告訴學裏，皮不揭了你的！爲你這個不尊重，恨的你哥哥牙根癢癢，不是我攔着，窩心脚把你的腸子窩出來了。」喝命：「去罷！」賈環諾諾的跟了豐兒，得了錢，自己和迎春等頑去。不在話下。

且說寶玉正和寶釵頑笑，忽見人說：「史大姑娘來了。」寶玉聽了，攙身就走。寶釵笑道：「等着，咱們兩個一齊走，瞧瞧他去。」說着，下了炕，同寶玉一齊來至賈母這邊。只見史湘雲大笑大說的，見他兩個來，忙問好。正值林黛玉在旁，因問寶玉：「在那裏的？」寶玉便說：「在寶姐姐家的。」黛玉冷笑道：「我說呢，虧在那裏絆住，不然早就飛了來了。」寶玉笑道：「只許同你頑，替你解悶兒。不過偶然去他那裏一趟，就說這話。」林黛玉道：「好沒意思的話！去不去管我什麼事，我又沒叫你替我解悶兒。可許你從此不理我呢！」說着，便賭氣回房去了。

寶玉忙跟了來，問道：「好好的又生氣了？就是我說錯了，你到底也還坐在那裏，和別人說笑一會子。」林黛玉道：「你管我呢！」寶玉笑道：「我自然不敢管你，只沒有個看着你自己作踐了身子呢。」林黛玉道：「我作踐壞了身子，我死，與你何干！」寶玉道：「何苦來，大正月裏，死了活了的。」林黛玉道：「偏說死！我這會子就死！你怕死，你長命百歲的，如何？」寶玉笑道：「要像只管這樣鬧，我還怕死呢？倒不如死了乾淨。」黛玉忙道：「正是了，要是這樣鬧，不如死了乾淨。」寶玉道：「我說我自己死了乾淨，別聽錯了話賴人。」正說着，寶釵走來道：「史大妹妹等你呢。」說着，便推寶玉走了。這裏黛玉越發氣悶，只向窗前流淚。沒兩盞茶的工夫，寶玉仍來了。林黛玉見了，越發抽抽噎噎的哭個不住。寶玉見了這樣，知難挽回，打疊起千百樣的款語溫言來勸慰。不料自己未張口，只見黛玉先說道：「你又來作什麼？橫豎如今有人和你頑，比我又會念，又會作，又會寫，又會說笑，又怕你生氣拉了你去，你又作什麼來？死活憑我去罷了！」

寶玉聽了，忙上來悄悄的說道：「你這麼個明白人，難道連「親不間疎，後不僭先」也不知道？我雖糊塗，卻明白這兩句話。頭一件，咱們是姑舅姊妹，寶姐姐是兩姨姊妹，論親戚，他比你疎。第二件，你先來，咱們兩個一桌吃，一牀睡，長的這麼大了，他是

纔來的，豈有爲他疎你的？」林黛玉啐道：「我難道爲叫你疎他？我成了個什麼人了呢！我爲的是我的心。」寶玉道：「我也爲的是我的心。難道你就知你的心，不知我的心不成？」林黛玉聽了，低頭一語不發，半日說道：「你只怨人嗔怪了你，你再不知道你自己慳人難受。就拿今日天氣比，分明今兒冷的這樣，你怎麼倒反把個青氍披風脫了呢？」寶玉笑道：「何嘗不穿着，見你一惱，我一炮燥就脫了。」林黛玉嘆道：「回來傷了風，又該餓着吵吃的了。」

二人正說着，只見湘雲走來，笑道：「二哥哥，林姐姐，你們天天一處頑，我好容易來了，也不理我一理。」黛玉笑道：「偏是咬舌子愛說話，連個「一」哥哥也叫不出來，只是「愛」哥哥「愛」哥哥的。回來趕圍棋兒，又該你鬧「么愛三四五」了。」寶玉笑道：「你學慣了他，明兒連你還咬起來呢。」史湘雲道：「他再不放人一點兒，專挑人的不好。你自己便比世人好，也不犯着見一個打趣一個。我指出一個人來，你敢挑他，我就服你。」黛玉忙問是誰。湘雲道：「你敢挑寶姐姐的短處，就算你是好的。我算不如你，他怎麼不及你呢。」黛玉聽了，冷笑道：「我當是誰，原來是他！我那裏敢挑他呢。」寶玉不等說完，忙用話岔開。湘雲笑道：「這一輩子我自然比不上你。我只保佑着明兒得一個咬舌的林姐夫，時時刻刻你可聽「愛」「厄」去。阿彌陀佛，那纔現在我眼裏！」說的衆人一笑，湘雲忙回身跑了。

要知端詳，下回分解。

經樓夢

第二十四回

六

第二十一回 賈襲人嬌嗔箴寶玉 俏平兒輕語教賈璉

話說史湘雲跑了出來，怕林黛玉趕上，寶玉在後忙說：「仔細絆倒了！那裏就趕上了？」林黛玉趕到門前，被寶玉叉手在門框上攔住，笑勸道：「饒他這一遭罷。」林黛玉撇着手說道：「我若饒過雲兒，再不活着！」湘雲見寶玉攔住門，料黛玉不能出來，便立住腳笑道：「好姐姐，饒我這一遭罷。」恰值寶釵來在湘雲身後，也笑道：「我勸你兩個看寶兄弟分上，都丟開手罷。」黛玉道：「我不依。你們是一氣的，都戲弄我不成！」寶玉勸道：「誰敢戲弄你！你不打趣他，他焉敢說你。」四人正難分解，有人來請吃飯，方往前邊來。那天掌燈時分，王夫人、李纨、鳳姐、迎、探、惜等都往賈母這邊來，大家閑話了一回，各自歸寢。湘雲仍往黛玉房中安歇。

寶玉送他二人到房，那天已二更多時，襲人來催了幾次，方回自己房中來睡。次日天明時，便披衣靸鞋往黛玉房中來，不見紫鵲、翠縷二人，只見他姊妹兩個尚卧在衾內。那林黛玉嚴嚴密密裹着一幅杏子紅綾被，安穩合目而睡。那史湘雲卻一把青絲拖於枕畔，一牀桃紅被只齊胸蓋着，一彎雪白的膀子撈於被外，又帶着兩個金鐲子。寶玉見了，嘆道：「睡覺還是不老實！」回來風吹了，又嚷肩窩疼了。」一面說，一面輕輕的替他蓋上。林黛玉早已醒了，覺得有人，就猜着定是寶玉，因翻身一看，果中其料。因說道：「這早晚就跑過來作什麼？」寶玉笑道：「這天還早呢！你起來瞧瞧。」黛玉道：「你先出去，讓我們起來。」寶玉聽了，轉身出至外邊。

黛玉起來叫醒湘雲，二人都穿了衣服。寶玉復又進來，坐在鏡臺旁邊，只見紫鵲、翠縷進來服侍梳洗。湘雲洗了面，翠縷便拿殘水要潑，寶玉道：「站着，我趁勢洗了就完了，省得又過去費事。」說着便走過來，彎腰洗了兩把。紫鵲遞過香皂去，寶玉道：「這盆裏的就不少，不用搓了。」再洗了兩把，便要手巾。翠縷道：「還是這個毛病兒，多早晚纔改。」寶玉也不理，忙忙的要過青鹽擦了牙，嗽了口，完畢，見湘雲已梳完了頭，便走過來笑道：「好妹妹，替我梳梳頭罷。」湘雲道：「這可不能了。」寶玉笑道：「好妹妹，你先時怎麼替我梳了呢？」湘雲道：「如今我忘了，怎麼梳呢？」寶玉道：「橫豎我不出門，又不帶冠子勒子，不過打幾根散辮子就完了。」說着，又千妹妹萬妹妹的央告。湘雲只得扶過他的頭來，一一梳篦。在家不戴冠，只將四圍頭髮編成小辮，往頂心髮上歸了總，編一根大辮，紅線結住。自髮頂至辮梢，一路四顆珍珠，下面有金墜腳。湘雲一面編着，一面說道：「這珠子只三顆了，這一顆不是的。我記得是一樣的，怎麼少了一顆？」寶玉道：「丟了一顆。」湘雲道：「必定是外頭去掉下來，不防被

人撿了去，倒便宜他。」黛玉一旁盥手，冷笑道：「也不知是真丟了，也不知是給了人鑲什麼戴去了！」寶玉不答，因鏡臺兩邊俱是妝奩等物，順手拿起來賞頑，不覺又順手拈了胭脂，意欲要往口邊送，因又怕史湘雲說。正猶豫間，湘雲果在身後看見，一手掠着辮子，便伸手來「拍」的一下，從手中將胭脂打落，說道：「這不長進的毛病兒，多早晚纔改過！」

一語未了，只見襲人進來，看見這般光景，知是梳洗過了，只得回來自己梳洗。忽見寶釵走來，因問：「寶兄弟那去了？」襲人含笑笑道：「寶兄弟那裏還有在家裏的工夫！」寶釵聽說，心中明白。又聽襲人嘆道：「姊妹們和氣，也有個分寸禮節，也沒個黑家白日鬧的！憑人怎麼勸，都是耳旁風。」寶釵聽了，心中暗付道：「倒別看錯了這個丫頭，聽他說話，倒有些見識。」寶釵便在炕上坐了，慢慢的閑言中套問他年紀家鄉等語，留神觀察，其言語志量深可敬愛。

一時寶玉來了，寶釵方出去。寶玉便問襲人道：「怎麼寶姐姐和你說的這麼熱鬧，見我進來就跑了？」問一聲不答，再問時，襲人方道：「你問我麼？我那裏知道你們的原故。」寶玉聽了這話，見他臉上氣色非往日可比，便笑道：「怎麼動了真氣？」襲人冷笑道：「我那裏敢動氣！只是從今以後別進這屋子了。橫豎有人服侍你，再別來支使我。我仍舊還服侍老太太去。」一面說，一面便在炕上合眼倒下。寶玉見了這般景況，深為駭異，禁不住趕來勸慰。那襲人只管合了眼不理。寶玉無了主意，因見麝月進來，便問道：「你姐姐怎麼了？」麝月道：「我知道麼？問你自己便明白了。」寶玉聽說，呆了一回，自覺無趣，便起身嘆道：「不理我罷，我也睡去。」說着，便起身下炕，到自己牀上歪下。

襲人聽他半日無動靜，微微的打鼾，料他睡着，便起身拿一領斗篷來，替他剛壓上，只聽「忽」的一聲，寶玉便掀過去，也仍合目裝睡。襲人明知其意，便點頭冷笑道：「你也不用生氣，從此後我只當啞子，再不說你一聲兒，如何？」寶玉禁不住起身問道：「我又怎麼了？你又勸我。你勸我也罷了，纔剛又沒見你勸我，一進來你就不理我，賭氣睡了。我還摸不着是為什麼，這會子你又說我惱了。我何嘗聽見你勸我什麼話了。」襲人道：「你心裏還不明白，還等我說呢！」

正鬧着，賈母遣人來叫他吃飯，方往前邊來，胡亂吃了半碗，仍回自己房中。只見襲人睡在外頭炕上，麝月在旁邊抹骨牌。寶玉素知麝月與襲人親厚，一並連麝月也不理，揭起簾簾自往裏間來。麝月只得跟進來。寶玉便推他出去，說：「不敢驚動你們。」麝月只得笑着出來，喚了兩個小丫頭進來。寶玉拿一本書，歪着看了半天，因要茶，擡頭只見兩個小丫頭在地下站着。一個大些兒的生得十分秀氣，寶玉便問：「你叫什麼名字？」那丫頭便說：「叫蕙香。」寶玉便問：「是誰起的？」蕙香道：「我原叫蕙香的，是花大姐姐改了蕙香。」寶玉道：「正經該叫「晦氣」罷了，什麼蕙香呢！」又問：「你姊妹幾個？」蕙香道：「四個。」寶玉道：「你第幾？」蕙香道：「第四。」寶玉道：「明兒就叫「四兒」，不必什麼「蕙香」「蘭氣」的。那一個配比這些花，沒

的玷辱了好名好姓。」一面說，一面命他倒了茶來吃。襲人和麝月在外間聽了抿嘴而笑。

這一日，寶玉也不大出房，也不和姊妹丫頭等廝鬧，自己悶悶的，只不過拿着書解悶，或弄筆墨；也不使喚衆人，只叫四兒答應。誰知四兒是個聰敏乖巧不過的丫頭，見寶玉用他，他變盡方法籠絡寶玉。至晚飯後，寶玉因吃了兩盃酒，眼錫耳熱之際，若往日則有襲人等大家喜笑有興，今日卻冷清清的，一人對燈，好沒興趣。待要趕了他們去，又怕他們得了意，以後越發來勸；若拿出做上的規矩來鎮懾，似乎無情太甚。說不得橫心只當他們死了，橫豎自然也要過的。便權當他們死了，毫無牽掛，反能怡然自悅。因命四兒剪燈烹茶，自己看了一回《南華經》。正看至《外篇·胠篋》一則，其文曰：

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擄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不爭；剖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擄亂六律，鑠絕竿瑟，塞管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鈎繩而棄規矩，僂工垂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

看至此，意趣洋洋，趁着酒興，不禁提筆續曰：

焚花散麝，而閨閣始人含其勸矣；戕寶釵之僂姿，灰黛玉之靈竅，喪滅情意，而閨閣之美惡始相類矣。彼含其勸，則無參商之虞矣；戕其僂姿，無戀愛之心矣；灰其靈竅，無才思之情矣。彼釵、玉、花、麝者，皆張其羅而穴其隧，所以迷眩纏陷天下者也。

續畢，擲筆就寢。頭剛着枕便忽睡去，一夜竟不知所之，直至天明方醒。

翻身看時，只見襲人和衣睡在衾上。寶玉將昨日的事已付與度外，便推他說道：「起來好生睡，看凍着了。」原來襲人見他無曉夜和姊妹們廝鬧，若直勸他，料不能改，故用柔情以警之，料他不過半日片刻仍復好了。不想寶玉一日夜竟不回轉，自己反不得主意，直一夜沒好生睡得。今忽見寶玉如此，料他心意回轉，便索性不睬他。寶玉見他不應，便伸手替他解衣，剛解開了鈕子，被襲人將手推開，又自扣了。寶玉無法，只得拉他的手笑道：「你到底怎麼了？」連問幾聲，襲人睜眼說道：「我也不怎麼。你睡醒了，你自過那邊房裏去梳洗，再遲了就趕不上。」寶玉道：「我過那邊去？」襲人冷笑道：「你問我，我知道？你愛往那裏去，就往那裏去。從今咱們兩個丟開手，省得雞聲鶯鬧，叫別人笑。橫豎那邊膩了過來，這邊又有個什麼「四兒」「五兒」服侍。我們這起東西，可是白「玷辱了好名好姓」的。」寶玉笑道：「你今兒還記着呢！」襲人道：「一百年還記着呢！比不得你，拿着我的話當耳旁風，夜裏說了，早起就忘了。」寶玉見他嬌嗔滿面，情不可禁，便向枕邊拿起一根玉簪來，一跌兩段，說道：「我再不聽你說，就同這個一樣。」襲人忙的拾了簪子，說道：「大清早起，這是何苦來！聽不聽什麼要緊，也值得這種樣子。」寶玉道：

「你那裏知道我心裏急！」襲人笑道：「你也知道着急麼！可知我心裏怎麼樣？快起來洗臉去罷。」說着，二人方起來梳洗。

寶玉往上房去後，誰知黛玉走來，見寶玉不在房中，因翻弄案上書看，可巧翻出昨兒的《莊子》來。看至所續之處，不覺又氣又笑，不禁也提筆續書一絕云：

無端弄筆是何人？作踐南華莊子因。不悔自己無見識，卻將醜語怪他人！

寫畢，也往上房來見賈母，後往王夫人處來。

誰知鳳姐之女大姐病了，正亂着請大夫來診脈。大夫便說：「替夫人奶奶們道喜，姐兒發熱是見喜了，並非別病。」王夫人鳳姐聽了，忙遣人問：「可好不好？」醫生回道：「病雖險，卻順，倒還不妨。預備桑蟲豬尾要緊。」鳳姐聽了，登時忙將起來：一面打掃房屋供奉痘疹娘娘，一面傳與家人忌煎炒等物，一面命平兒打點鋪蓋衣服與賈璉隔房，一面又拿大紅尺頭與奶子丫頭親近人等裁衣。外面又打掃淨室，款留兩個醫生，輪流斟酌診脈下藥，十二日不放家去。賈璉只得搬出外書房來齋戒，鳳姐與平兒都隨着王夫人日日供奉娘娘。

那個賈璉，只離了鳳姐便要尋事，獨寢了兩夜，便十分難熬，便暫將小廝們內有清俊的選來出火。不想榮國府內有一個極不成器破爛酒頭廚子，名喚多官，人見他懦弱無能，都喚他作「多渾蟲」。因他自小父母替他在外娶了一個媳婦，今年方二十來往年紀，生得有幾分人才，見者無不羨愛。他生性輕浮，最喜拈花惹草，多渾蟲又不理論，只是有酒有肉有錢，便諸事不管了，所以榮寧二府之人都得入手。因這個媳婦美貌異常，輕浮無比，衆人都呼他作「多姑娘兒」。如今賈璉在外熬煎，往日也曾見過這媳婦，失過魂魄，只是內懼嬌妻，外懼嬖寵，不曾下得手。那多姑娘兒也曾有意於賈璉，只恨沒空。今聞賈璉擲在外書房來，他便沒事也要走兩趟去招惹。惹的賈璉似饑鼠一般，少不得和心腹的小廝們計議，合同遮掩謀求，多以金帛相許。小廝們焉有不允之理，況都和這媳婦是好友，一說便成。是夜二鼓人定，多渾蟲醉昏在炕，賈璉便溜了來相會。進門一見其態，早已魄飛魂散，也不用情談款敘，便寬衣動作起來。誰知這媳婦有天生的奇趣，一經男子挨身，便覺偏身筋骨癢癢，使男子如卧綿上；更兼淫態浪言，壓倒媚妓，諸男子到此豈有惜命者哉。那賈璉恨不得連身子化在他身上。那媳婦故作浪語，在下說道：「你家女兒出花兒，供着娘娘，你也該忌兩日，倒爲我懺了身子。快離了我這裏罷。」賈璉一面大動，一面喘吁吁答道：「你就是娘娘！我那裏管什麼娘娘！」那媳婦越浪，賈璉越醜態畢露。一時事畢，不免又海誓山盟，難分難捨，此後遂成相契。

一日，大姐毒盡癡回，十二日後送了娘娘，合家祭天祀祖，還願焚香，慶賀放賞已畢，賈璉仍復搬進臥室。見了鳳姐，正是俗語云「新婚不如遠別」，更有無限恩愛，自不必煩絮。

次日早起，鳳姐往上屋去後，平兒收拾賈璉在外的衣服鋪蓋，不承望枕套中抖出一縷青絲來。平兒會意，忙拽在袖內，便走至這邊房內來，拿出頭髮來，向賈璉笑道：「這是什麼？」賈璉看見着了忙，搶上來要奪。平兒便跑，被賈璉一把揪住，按在炕上，掰手要奪，口內笑道：「小蹄子，你不趁早拿出來，我把你膀子掰折了。」平兒笑道：「你就是沒良心的。我好意瞞着他來問，你倒賭狠！你只賭狠，等他回來我告訴他，看你怎麼着。」賈璉聽說，忙陪笑央求道：「好人，賞我罷，我再不賭狠了。」一語未了，只聽鳳姐聲音進來。賈璉聽見鬆了手，平兒剛起身，鳳姐已走進來，命平兒快開匣子，替太太找樣子。平兒忙答應了找時，鳳姐見了賈璉，忽然想起來，便問平兒：「拿出去的東西都收進來了麼？」平兒道：「收進來了。」鳳姐道：「可少什麼沒有？」平兒道：「我也怕丟下一兩件，細細的查了查，也不少。」鳳姐道：「不少就好，只是別多出來罷？」平兒笑道：「不丟萬幸，誰還添出來呢？」鳳姐冷笑道：「這半個月難保乾淨，或者有相厚的丟下的東西。」戒指、汗巾、香袋兒，再至於頭髮、指甲，都是東西。」一席話，說的賈璉臉都黃了。賈璉在鳳姐身後，只望着平兒殺雞抹脖使眼色兒。平兒只裝着看不見，因笑道：「怎麼我的心就和奶奶的心一樣！我就怕有這些個，留神搜了一搜，竟一點破綻也沒有。奶奶不信時，那些東西我還沒收呢，奶奶親自翻尋一遍去。」鳳姐笑道：「傻丫頭，他便有這些東西，那裏就叫咱們翻着了！」說着，尋個樣子又上去了。

平兒指着鼻子，晃着頭笑道：「這件事怎麼回謝我呢？」喜的個賈璉身癢難撓，跑上來撓着，「心肝腸肉」亂叫亂謝。平兒仍拿了頭髮笑道：「這是我一生的把柄了。好就好，不好就抖露出這事來。」賈璉笑道：「你只好生收着罷，千萬別叫他知道。」口裏說着，嗽他不防，便搶了過來，笑道：「你拿着終是禍患，不如我燒了他完事了。」一面說着，一面便塞於靴掖內。平兒咬牙道：「沒良心的東西，過了河就拆橋，明兒還想我替你撒謊！」賈璉見他姣俏動情，便撓着求歡，被平兒奪手跑了，急的賈璉彎着腰恨道：「死促狹小淫婦！一定浪上人的火來，他又跑了。」平兒在窗外笑道：「我浪我的，誰叫你動火了？難道圖你受用一回，叫他知道了，又不待見我。」賈璉道：「你不用怕他，等我性子上來，把這醋罐打個稀爛，他纔認得我呢！他防我像防賊的，只許他同男人說話，不許我和女人說話；我和女人畧近些，他就疑惑，他不論小叔子姪兒，大的小的，說說笑笑，就不怕我吃醋了。以後我也不許他見人！」平兒道：「他醋你使得，你醋他使不得。他原行的正走的正，你行動便有個壞心，連我也不放心，別說他了。」賈璉道：「你兩個一口賊氣。都是你們行的是，我凡行動都存壞心。多早晚都死在我手裏！」

正說着，鳳姐走進院來，因見平兒在窗外，就問道：「要說話兩個人不在屋裏說，怎麼跑出一個來，隔着窗子，是什麼意思？」賈璉在窗內接道：「你可問他，倒像屋裏有老虎吃他呢。」平兒道：「屋裏一個人沒有，我在他跟前作什麼？」鳳姐兒笑道：「正是沒人纔好呢。」平兒聽說，便說道：「這話是說我呢？」鳳姐笑道：「不說你說誰？」平兒道：「別叫我說出好話來

了。」說着，也不打簾子讓鳳姐，自己先摔簾子進來，往那邊去了。鳳姐自掀簾子進來，說道：「平兒瘋魔了。這驢子認真要降伏我，仔細你的皮要緊！」賈璉聽了，已絕倒在炕上，拍手笑道：「我竟不知平兒這麼利害，從此倒服他了。」鳳姐道：「都是你慣的他，我只和你說！」賈璉聽說忙道：「你兩個不卯，又拿我來作人。我躲開你們。」鳳姐道：「我看你躲到那裏去。」賈璉道：「我就來。」鳳姐道：「我有話和你商量。」

不知商量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聽曲文寶玉悟禪機 制燈謎賈政悲諷語

話說賈璉聽鳳姐兒說有話商量，因止步問是何話。鳳姐道：「二十一是薛妹妹的生日，你到底怎麼樣？」賈璉道：「我知道怎麼樣！你連多少大生日都料理過了，這會子倒沒了主意？」鳳姐道：「大生日料理，不過是有一定的則例在那裏。如今他這生日，大又不是，小又不是，所以和你商量。」賈璉聽了，低頭想了半日道：「你今兒糊塗了。現有比例呀，那林妹妹就是例。往年怎麼給林妹妹過的，如今也照依給薛妹妹過就是了。」鳳姐聽了，冷笑道：「我難道連這個也不知道？我原也這麼想定了。但昨兒聽見老太太說，問起大家的年紀生日來，聽見薛大妹妹今年十五歲，雖不是整生日，也算得將笄之年。老太太說要替他过生日。想來若果真替他做，自然比往年與林妹妹的不同了。」賈璉道：「既然如此，比林妹妹的多增些。」鳳姐道：「我也這們想着，所以討你的口氣。我若私自添了東西，你又怪我不告訴明白你了。」賈璉笑道：「罷，罷，這空頭情我不領。你不盤察我就罷了，我還怪你！」說着，一徑去了，不在話下。

且說史湘雲住了兩日，因要回去。賈母因說：「等過了你賣姐姐的生日，看了戲再回去。」史湘雲聽了，只得住下。又一面遣人回去，將自己舊日作的兩色針綫活計取來，為賣釵生辰之儀。

誰想賈母自見賣釵來了，喜他穩重和平，正值他纔過第一個生辰，使自己獨資二十兩，喚了鳳姐來，交與他置酒戲。鳳姐湊趣笑道：「一個老祖宗給孩子們做生日，不拘怎樣，誰還敢爭，又辦什麼酒戲。既高興要熱鬧，就說不得自己花上幾兩。巴巴的找出這霉爛的二十兩銀子來作東道，這意思還叫我賠上。果然拿不出來也罷了，金的、銀的、圓的、扁的，壓塌了箱子底，只是勒掇我們。舉眼看看，誰不是兒女？難道將來只有賣兄弟頂了你老人家上五臺山不成？那些體己只留於他，我們如今雖不配使，也別苦了我們。這個般酒的？般戲的？」說的滿屋裏都笑起來。賈母亦笑道：「你們聽聽這嘴！我也算會說的，怎麼說不過這猴兒。你婆婆也不敢強嘴，你和我唧唧的。」鳳姐笑道：「我婆婆也是一樣的疼寶玉，我也沒處去訴冤，倒說我強嘴。」說着，又引着賈母笑了一回，賈母十分喜悅。

到晚間，衆人都在賈母前，定昏之餘，大家娘兒姊妹等說笑時，賈母因問賣釵愛聽何戲，愛吃何物等語。賣釵深知賈母年老人，喜熱鬧戲文，愛吃甜爛之食，便總依賈母往日素喜者說了出來。賈母更加歡悅。次日便先送過衣服玩物禮去，王夫人、鳳姐、黛玉等諸人皆有隨分不一，不須多記。至二十一日，就賈母內院中搭了家常小巧戲臺，定了一班新出小戲，昆弋兩腔皆有。就在